

定陶文史录

第六辑

(内部资料)

HT126/02

定陶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封面题字：张剑萍

封面设计：马桂馥

定陶文史录

——第六辑——

（内部资料）

•

国营定陶县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3.60元

目 录

王克勤在定陶·····	武效贤 (1)
女交通员——朱文奇·····	党史办 (供稿) 赵明 (执笔) (18)
往事杂忆录·····	张礼端 (27)
大陈楼中日之战亲历记·····	钱兰堂 (31)
北伐军痛歼奉军于陶城·····	谢子修 (33)
蒋日伪在定陶勾结一幕丑剧·····	杜仰拙 (36)
定陶县“青帮”片断·····	邵瑞芝 (38)
漫话钟官炸城·····	杨祥芝 谢子修 (44)
解放前的定陶邮电·····	邮电局史志组供稿 (47)
定陶西医源流初探·····	卫生局史志组 (56)
定陶羊剪绒小史·····	王贵景 (60)
《定陶大众》报简介·····	县委宣传部 (65)
“御思香”酒史略·····	县一轻公司 (66)
许心荃事略·····	教育局史志办 (68)
美国医学界华人之新星·····	(70)
缅怀武术拳师孔繁玺先生·····	孔昭山 (74)
春秋时期著名商业家——范蠡·····	刘宪斌 (80)
定陶县历史灾情简况·····	(83)
定陶县志概述·····	王桂云 (94)
赵英臣集事录摘抄·····	(98)

补白：冯玉祥闯店题联 (32) 文史资料与党史资料、地方志的区别 (59) 定陶县县名来历、位置和面积 (94) 做买卖的人为何叫商人 (110)

王克勤在定陶

武 效 贤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三十三个春秋过去了。可是，王克勤烈士的英雄形象却始终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每当我看到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光辉成就的时候，每到七月十一日——王克勤烈士牺牲的日子，我就习惯地从红布包里取出一张珍贵的相片。这张相片，是王克勤同志牺牲前九天，从军里开庆功会回来时送给我的。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相片上，王克勤身穿八路服，肩扛三八枪，异常威武雄壮。每当我端详、瞻仰这张相片的时候，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王克勤同志在山东定陶县的日日夜夜和他为了解放全中国，为了解放定陶人民壮烈牺牲的情景。

爱 民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我刘邓大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强渡黄河、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逐鹿中原的大反攻。起初，蒋介石这个家伙还蒙在鼓里，把我军的战略转移误认为败退。当我军强渡黄河以后，他才知道又上当了，急忙从江西调来了六十三师一五三旅四千三百余人驻守定陶古城，妄图阻我前进，为了不失战机，趁敌人立足未稳将其歼灭，我刘邓首长当机立断，命令六纵飞速前进，直逼定陶。

烈日炎炎，没一丝风，天气又闷又热。我五十二团一营一连一排

的战士，在全军著名杀敌英雄、带兵模范、爱民模范排长王克勤的带领下，经过两天两夜的奔袭，行程二百三十余里，踏上了定陶大地，来到洙水河畔的张庄村。

一进村，王克勤还是哪个老脾气：再累，手脚也不肯闲着，干起活来一声不响；再累，也要进行群众工作，给老乡担水扫地。见桥坏了就修，见路不平就铺，见屋子漏雨就补。这天他还和往常一样，把各班的住房分配好后，就忙着给老乡拾掇麦场去了。正当他干得起劲的时候，三班长张老四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排长，老乡不叫住，还是另找房子吧。”

“慢慢说，到底为什么？”王克勤问。

经三班长一说才知道了问题所在。

原来，三班分配到村东的一间小屋子里去住，在班长带领大家进屋的时候，从南边禾场上传来了一个气呼呼的声音：“不能进！”话没落，人来到。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大娘拿着扫帚跑了过来，直挺挺地立在了门口，挡住战士不准进屋。

经过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战士们都很疲劳，再加上天又变了脸，西北角乌云滚滚，沉雷隆隆，眼看狂风暴雨就要来到，可房东偏偏不叫进屋，有的战士心中激起了无名的烦躁想硬往里钻。三班长马上制止住大家，又和风细雨地向大娘说好话：“大娘，我们真走乏了，想在您老人家屋里歇歇脚。”

“不行！”大娘看了看这些携枪荷弹的兵更加有气，更不让住了。

为什么大娘这么大的气呢？战士们你看我，我看你，不摸根底。三班长也摸不清原委，只得喊了声：“原地休息！”跑步来找排长。

说到这里，三班长抬头看了看浓密的黑云彩，急切地说：“排长，还是另安排个房子吧。”

王克勤很理解三班长唯恐战士们挨淋的心情，微笑着对他说：“这不怪老乡，都怨我们没有把道理讲清楚，没把群众工作做好。群众不了解，当然不干噢。走，咱们一块看看去。”

王克勤和三班长刚赶到村东头，乌云就压到了头顶，豆大的雨点扑扑嗒嗒下了起来。他正要去说服气呼呼的老大娘，一看下雨了，习惯地向四周看了一遍，发现小屋南边的禾场里还有一场麦子没拾掇，就招呼战士们：“快！快！快！放下背包拾掇麦子。”

战士们听到排长的喊声，把背包往大娘门口一放飞也似地奔向禾场。有的拿扫帚，有的抡木叉，有的抱，有的携，不大一会，麦子就垛好了，王克勤和战士们都淋成了落汤鸡。

大娘看到这些不同往常的兵愣住了，自言自语地说道：“除了老八路，哪个朝代的兵也做不出这样的好事来。”她不再怀疑了，只是不住地恼恨自己把好人当成了坏人，把老八路当成了“中央军”，总觉得对不起这些穿军装的年轻人，对不起这些爱民的兵。

大娘只顾生自己的气，简直给气糊涂了，不知道怎样才好，一会到屋里点火烧水，一会到外面祷告上天。

“唉呀，我真傻，同志们的行李还在外面淋着呢！”大娘这才想起自己应该先干什么。三脚并成两步，慌忙把战士们的背包一个个拿进了屋里。放下背包，就随手从床上揭下两床棉布单子往外跑，嘴里还大声喊着：

“同志，同志！淋点麦子算啥，快！快！快到屋里避避雨，别淋坏了身子。”

大娘硬把战士们拉到屋里，看看这个一身水湿，望望那个浑身泥巴，止不住抽泣起来。她两眼泪盈盈地走到王克勤跟前，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晃，呜呜咽咽地说：“我我……我老糊涂了，这么大年纪连个姪好都分不清，我我我对不起同志您啊！”

“大娘，您先坐下。”排长一面把大娘搀到地铺上，一面向大娘解释说：“大娘，不怪您老人家，怨俺没有把话说明白。我们是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是咱穷人的队伍，为咱穷人干点活、出点力是俺的本份。”

“怪不得不一样啊，原来毛主席的兵又打过来了。我是叫刮民党的中央军吓怕了。那些黄皮子一来，咱庄稼人就得遭殃，……我天明盼到天黑，都想叫毛主席的队伍打过来啊……。”

盼翻身，盼亲人，如今亲人就在眼前，天就要亮了，苦难的日子就要到头了。老大娘恨不得把几十年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她悲愤地向亲人诉说了她一家的悲惨遭遇：

老大娘婆家姓张，一家三口人靠租种地主的一亩半盐碱地过穷日子。老伴因为不给国民党出夫，被中央军拉走活活打死了。去年年底，定陶城里住上了国民党军队，到处抢粮抓人，张大娘十五岁的独生儿子也被抓走当了壮丁。她哭啊，找啊，跑遍了定陶大街小巷连儿子的影子也没找着。王克勤听了大娘的控诉，拳头攥得格格巴巴响，心里头象有一团烈火在燃烧！他激动地向大娘说：“大娘，您的苦就是我们的苦，您的冤仇就是我们的冤仇。您老别难过了，这仇，我们一定替您报！”

“要报仇，要报仇啊！有蒋介石那伙兔羔子就没有咱们哪！”

亲人的安慰，亲人的誓言，使大娘绽开了幸福的笑脸，张大娘渐

渐止住了哭泣，笑咪咪地把一碗碗白开水送到战士跟前。王克勤刚从小娘手里接过碗，突然，“滴答”一声，房上边漏的雨水正好落在了碗里，砸起了一个小水泡。王克勤猛地站起，“同志们，晚会儿再休息，先把大娘的房子拾掇拾掇！”

“别，别啊！等不下了再——”大娘还没说完，王克勤带领战士们已经一个个扎到了雨里。

晚上，王克勤为了进一步激发全排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刻骨仇恨，鼓舞大家的杀敌斗志，打好定陶这一仗，组织全排战士在张大娘的房子里召开了诉苦会。张大娘和新战士白志学等人在会上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志们边听边掉泪，有的已经抽泣起来。其他同志一讲完，王克勤马上站起来，诉说了自己的家史：

我是安徽阜阳人，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在我十四那年，俺爹就被地主逼死了，国民党又把我抓了去，剩下母亲和弟弟无人照管，只得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至今还不知道逃到了哪里。是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国民党的狼窝里救了出来。我解放了，可定陶人民还受这样的罪，我一定替定陶人民报仇雪恨，坚决给张大娘报仇，打定陶我要第一个冲上去……我们要完不成任务，消灭不了一五三旅，就对不起张大娘，对不起定陶人民！”他又回头望着全排的同志们高声地同：“一排的同志，有决心没有？”

“有！”同志们都站立起来，声音喊得震天响。

第二天，部队快要出发了，王克勤提起自己的挎包，觉得沉了，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鸡蛋，一摸还热乎乎的。不用问就知道是张大娘偷偷装的。他便悄悄地掏了出来放在大娘的小馍筐里。同志们也都学着排长的样子，把自己挎包里的鸡蛋还给了张大娘。张大

娘一见气急了，连忙抓住排长的手说：“你们吃了就象我儿子吃了一样。头晚你一讲，我高兴得一夜没合眼。有了这样的好军队，我们穷人就有靠山了……再说，大娘还有事叫您办呢。您到外边要是碰到我那儿子，千万把他带上，叫他和您一块打老蒋！”

大娘说着，又一个一个地把鸡蛋装进了战士们的挎包。王克勤见推托不掉，便趁大娘不注意的时候把自己仅有的三块银元放在了大娘的枕头底下。

部队向定陶方向开走了，张大娘还一个劲地送……直到看不见队伍的影子，她才象失去儿子一样难受地转回家。到家一看到三块银元，她又扭身跑出村庄，赶啊，追啊，一直跑了三四里地还是没有赶上亲人解放军。大娘看着三块银元，站在路口上哭了。

请 战

部队离开了张庄，犹如箭离弓弦飞也似地向定陶插去。

王克勤由于昨天带汗受了雨激，患了严重的伤风感冒，头疼发热，喷嚏不断，早晨连饭都没有吃。他怕被大家发现影响打定陶，就忍着病痛饿着肚子坚持奔袭。一路上，他还象往常一样跑前跑后关心战士。他除照常把新战士余三虎的背包、干粮背在自己身上外，还硬把三班的子弹箱、轻机枪抢过来扛在自己的肩上。他咬紧牙关，坚持和同志一起前进，七日下午就开进了离定陶城三里地的固堆刘庄。

到了小乡村，王克勤连病都没看就忙着照顾别人烫脚、挑泡、休息，随后又把小米下到锅里。他守在灶旁，拉着风箱，看着一闪一闪的火光，思路伴随着敌人的枪炮声，不由得想起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定陶人民，想起张大娘的苦难家史，想起反动派的桩桩恶迹……他盘

算着怎样为定陶人民报仇，怎样在这次战斗中把一排带起来。一定要打响头一枪，把“突击排”的任务抢到手。想到“抢”字，他再也坐不住了，赶忙把喷喷香的小米干饭盛好，又把战士一个个叫起来。战士们开饭了，他才大声说：“同志们先吃，我去请战！”说完，登登登地朝连部走去。刚迈出门坎，屋里就传出了大家的呼叫声：“排长，排长！”只见三班班长和几个战士大步赶来，一把拉住他：“排长，你早晨就没吃饭，再不吃，同志们咋能吃下去啊！有病你不叫看，病号饭又不叫做。开饭了，你还是先吃点再去吧！”

“不碍事，受了点凉很快就会好的。”王克勤停了一下又说，“可别说我病了，要是连里知道了又叫我去住院。”

“那也得找医生看一看啊！”

“等拿下定陶再看也不晚，这时候一看准露馅。咱排里这么多新同志，打仗不带能行吗？再说，这一仗还能设咱的份，还是抢任务要紧！”说着转身他又要走，三班班长又把他拉住。

“排长，抢任务也得吃饭啊！”

“我回来再吃。你告诉大家，要吃饱吃好，准备打突击！”说完，王克勤挣脱三班长的手，飞一般向连部走去。

连部里，连长和指导员正在研究攻城方案。连长用手指着北门的方向说：“我们团是主攻团，咱连又是主攻连，一定要想方设法，争取第一个登城，第一个发出信号，为全团增光。尔后掩护兄弟部队扩大战果，减少损失。”

指导员点点头表示赞同，说：“我们把定陶包围了两天。敌人虽然已经成了铁笼子里的老虎，但还不能小看他，只要我们一动家伙，他肯定还会呲牙咧嘴咬人。为了减少伤亡，是不是采用一、二、三排

重叠的品字形打它个连续突击。”

“对！”连长一拍大腿站起来说：“突破北门，炸毁碉堡，仗就好打了！”

连长和指导员正准备研究哪排打突击，忽然外边传来了不分点的脚步声。连长看看指导员，会意地笑了笑说：“准是王克勤又来要求任务了。”话音没落，满脸是汗的王克勤就闯进来了。

“哈哈，我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你。”连长指着王克勤笑着说：“是来要求突击排的任务吧？”

“不，不，我们要最艰巨的任务！”

“那还不是一个意思。”指导员说。

“指导员，全排同志为了消灭定陶守敌，给定陶人民报仇，劲头可大了，我们开了动员会，诉苦会，诸葛亮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大家一致要求要我来向首长要任务，力争打头阵，当——”

“当突击排。”王克勤还没说完，连长就接上了。

“对对对，当突击排，当突击排！”

连长和指导员看着他这副神气都哈哈笑了。

指导员走过来，拍着王克勤的肩膀说：“你们这种积极求战的精神很好。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争重担子挑，可是，现在全连的同志都憋足了劲儿，谁都不甘心落后，究竟那排打突击最合适还得经支部研究，报请营首长才能决定。”

“一排长，请你回去告诉大家，仗有你们打的，至于突击排嘛……”指导员故意停了停才说：“营首长有指示，哪排准备得好就是哪排的。”

“我们马上再准备！”王克勤敬了个礼，又象来时那样跑回排里

去了。

王克勤回到排里一说，全排同志都忙活开啦。大家积极进行着战前准备工作，筑工事，绑云梯，练队形，擦刀枪，一个心眼就是打头阵，争当突击排。

王克勤更是一分一秒不肯闲着。他为了知己知彼，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突击方案，带领各班班长钻到敌人鼻子底下观察地形，侦察敌情；他为了把新战士都带成能攻能守、能杀善战的钢铁战士，就到各个班组向新战士讲经验谈教训，讲怎样利用地形地物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怎样炸碉堡、排地雷、炸鹿寨、过壕沟、架梯子、爬城墙，扫清前进道路。他为了使一排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拳头，又召开了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三互助”（思想互助、战斗互助、体力互助）拧成一股绳，老兵带新兵，党员带群众，干部打头阵，人人当英雄。王克勤为了做好战前一切准备，两天两夜他只睡了三个小时的觉，吃了半碗小米饭。他带着病，饿着肚子和战士们谈心交心，做思想工作，做攻城准备。直到大家都准备好了，他才又高高兴兴地去向连、营首长请战。

王克勤跑到连里，一进门，连长就开了腔：“我知道你还会来的。”

“这回来的正好，”在桌旁看地图的指导员说，“我们把各排的准备情况向营里汇报了，已决定由你们排担任登城的突击排。”

王克勤一听，心里比吃蜜都甜，他想，突击排的任务可拿到手了。

连长把他带到摊着地图的桌子前，指着地图上的定陶北门对王克勤说：“这是定陶北门的城墙，高两丈，宽九尺，外边还有护城河。城北的小村庄叫聂庄，它是作战时唯一能隐蔽的地方。在我们包围定

陶的头一天，狡猾的敌人已经把这个小村庄几乎炸平了，这就给我们攻北门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说到这里，连长朝指导员看了一眼，指导员明白了他的意思，接下去说：

“关键就是北门，拿下北门，打进去，才能搅乱敌人的阵线，掐断敌人的脖子！”

“王克勤！”连长严峻地说，“你们排的任务，就是在战斗打响以后，坚决勇敢迅速攻克北门。登城后，立即占领北门，发出信号，给兄弟连扫清道路。要记住，你和你的这个排，不许放过敌人一兵一卒，一个火力点，坚决把北门守敌消灭在大部队攻城之前。”说完，看了看王克勤问，“有什么困难吗？”

“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把敌人消灭掉！”

“好！”指导员笑了笑又说，“单靠勇气还不够。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一五三旅的王牌军，他们吹嘘什么‘常胜团’、‘飞虎团’，所以，要把纸老虎当作铁老虎来打！”

王克勤掂量着连长、指导员这些话的份量，胸有成竹地说：“我带三班打突击，一班、二班攻两翼，保证完成任务！请上级放心！”

英雄的回答，简明扼要，铿锵有力，使人们感觉到有一股巨大的洪流滚滚而来。什么“常胜团”、“飞虎团”，在人民战士看来只不过是泥捏纸扎的，等待他们的是彻底灭亡！

突击排的任务拿到手，王克勤满怀信心地告别了连长、指导员，大踏步走了。

献 身

打定陶那天，是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王克勤已经病了四天。这

四天。他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没有看过一次病。他是在高烧中紧张地度过的，病魔虽然折磨得他头昏眼花、四肢无力，他却顽强地战斗着，用意志降服了病魔，用决心战胜了饥饿，为打定陶、为消灭一五三旅一刻不闲地准备着，准备着。

常言道：“一顿隔饭一顿饥，两顿不吃没有力。”四天时间，王克勤身体消瘦了，嘴唇干裂了，颧骨变高了，只有那一对大眼睛还炯炯有神。同志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都劝他在突击时留在后边。这个说：“排长，你有病就在后面指挥我们吧。”那个说：“排长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保证不叫咱们排丢脸！”王克勤满意地向大家扫了一眼，笑着说：“劲头真足啊！这一仗准能打好。我不能不去啊，我不能打，还可以指挥大家，帮你们选择道路，看出击信号。有点小病，一听见枪响就会好的。”战士们劝不下他，班长说不过他，可不忍心叫排长带病冲锋陷阵，只得和连、营首长反映了情况。

指导员闻讯赶来，苦口婆心地劝他说：“王克勤同志，有病得找医生看看啊，可不能老瞒着。这一仗你就留在后边吧！”

“指导员，眼看就要开火了，我不能临阵脱逃啊。病晚看点没啥。定陶人民还在受罪，还是让我参加解放定陶的战斗吧，首长放心，我能坚持到打下定陶！”指导员也没有把他说服，只得答应了他。

下午十八时十分，王克勤带领着全排战士出发了。每人提着满满的一筐手榴弹，象提着礼物一样，顺着交通沟，冒着“飕”“飕”的枪弹，运动到城北关外五十米的地方，在预先挖好的交通堑壕里隐伏起来。

定陶北门墙高门坚，是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在城门两侧修筑了层层暗堡，到处埋着地雷，东北角还有一座设有防御工事的龙王庙，火

力配备很强，这里有敌人的一个团指挥部。当我军把定陶包围以后，敌人好象老虎上了笼头，发疯地反扑、挣扎，企图凭坚固守，一个劲地向城外打枪打炮。敌人的枪弹象暴雨一样泼过来，所有地方都闪烁着炮火的光亮，弥漫着浓密的硝烟，弹片呼啸，尘土飞扬。在这枪林弹雨之中，王克勤怒视前方，目不转睛地观察敌人的火力点。敌人每发一炮，每打一枪，他都记录下来，向战友们不住地叮咛：“注意我们东边有两挺机枪，咬住它！”“抓住目标进行试射。”战士们犹如一座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等待着发起攻击的信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十九时整，攻城的战斗打响了。

西天的晚霞由红变暗，由暗变黑，在夜幕刚刚笼罩大地的时候，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紧接着，传来了震天动地的炮声，我军仇恨的大炮向城头上敌人的碉堡和工事展开了猛烈的轰击。炮弹呼啸着从战士们的头上飞过去，城墙刹时被烟尘吞没。

王克勤知道，炮火一延伸，就该突击排上去了。他一把把新战士余三虎的手榴弹筐夺过来说：“拿来，我帮你提着，准备冲！”

一直伏在王克勤后面的三班长张老四，本来担心排长撑不了，又听说王克勤要冲，急忙拉了一下说：“排长，你千万不能冲啊！要爬那么高的城墙，你可有病啊！”王克勤只说了声“我知道！”双目马上盯着我方上空，等待信号。

“叭！”一颗红色信号弹升起来了。

王克勤大声喊道：“冲啊！”一跃冲出堑壕。战士们紧跟着排长，象愤怒的雄狮，一溜风似的通过堑壕，跳过护城河，冲到城门缺口上边。这时，天全黑下来了，只能听到狮吼般的喊杀声，“飕飕”的飞弹片声，“隆隆”的大炮声；看见一闪一闪的枪弹流星及一隐一

现的人影。城墙上的残敌借助闪光，看见我军正要登城，慌忙压低枪口“咕咕”地向下打来。王克勤发现敌人的火力组织虽然严密，但缺乏下层火力组织，只要紧靠城墙的射击死角就叫敌人的机枪傻了眼。他立即命令：“机枪，对着打！”我们的机枪发言了，直打得城楼上砖土飞扬，压得敌人不敢抬头。王克勤一看敌人没了把戏，随手把两颗手榴弹向城上投去，轰隆隆一阵巨响，城墙马上被烟雾锁住，敌人成了瞪眼瞎。登城的最好时机来到了。王克勤喊了一声“架云梯！”副班长陈群立即乘着浓烟把云梯竖在缺口上。就在这时，城头下“轰隆”一声响，砖头土块铺天盖地塌了下来。怎么办？王克勤知道：攻城晚一分一秒就会影响到整个作战计划，他分秒没停，冒着砖块尘土冲上云梯，喊了一声：“同志们，为定陶人民报仇的时候到了！冲啊！”话音没落，他就曾曾地登上了云梯第三层。在王克勤向第四层挺进的时候，突然一发炮弹吱吱地飞了过来，落在云梯左边爆炸了。爆炸声起，烟团腾空，他，——人民的英雄倒了下来！张老四一看排长负伤，一面马上命令战士迅速登城，一面把王克勤扶起来，用手在排长身上轻轻抚摸着。当手摸到右肋下时，只觉得一股股热血从排长身上往外涌！血，揪住了他的心，他万分难受。连忙叫陈群给排长包扎，“快把排长背下去！”

王克勤在昏迷中听到要把他背下去，忍着疼痛把张老四推开，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不要管我，冲！冲！……冲上去！”“是！”张老四含着眼泪转过身去，大吼道：“为排长报仇！冲啊！”带领着战士们向城头杀去。

“为排长报仇！冲啊！”

“为排长报仇！冲啊！”

.....

呐喊声顿时在枪声中一齐响起，象霹雳，似怒涛。排长的鲜血在战士们胸中点燃起冲天怒火。战士们恨不得一下把敌人撕碎，一个个咬牙切齿地冲上城头，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这时，该发登城头的信号了，可信号枪还在排长手里，怎么办？怎么办？张老四和战士们急得无从下手。突然，两颗信号弹从城脚升起.....

原来，王克勤负伤后说什么也不叫陈群背他下去，强支着身子在云梯下坐着指挥战斗。

他向上来的一班长说：“机枪掩护好！.....扩大突破口！”

他向刚上来的二班长说：“右边有敌人的机枪，把它干掉！”

他向身旁的陈群说：“你.....你.....你不要守着我，快.....快.....冲！”

由于流血过多，他的话没有说完，又昏了过去。

枪声，炮声，喊杀声，象无形的命令驱使王克勤又苏醒过来，他注视着城头的战况，倾听着城头的杀声。大概有十分钟的光景，城头上敌人的机枪哑巴了。他知道，同志们已经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城头。他咬着牙，忍着钻心的疼痛，用左手使劲按住伤口，用右手慢慢地从腰里抽出信号枪，高高举过头顶，向大部队发出了登城信号.....

大部队越过了壕沟，炸开了城门，摧毁了四门的核心工事，占领了龙王庙，同时，把敌人分割包围，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十一日一时，我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了一五三旅。

红旗在定陶上空迎风飘扬！

定陶解放了。